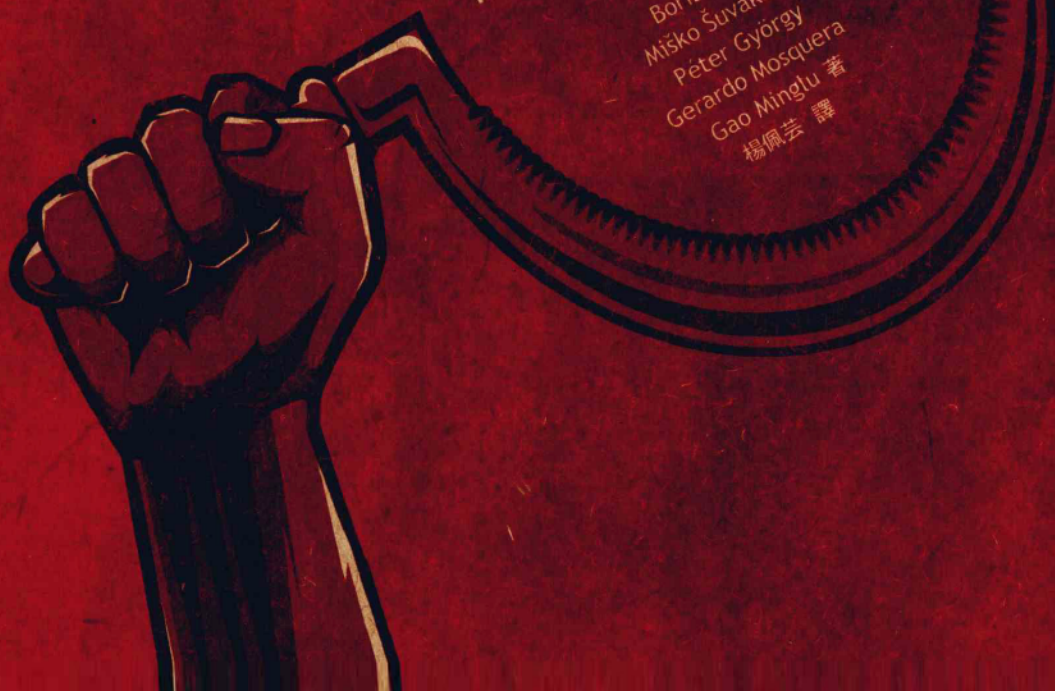


後現代主義的鑲刀
POSTMODERNISM
AND THE POST
SOCIALIST
CONDITION
POLITICIZED ART
UNDER LATE SOCIALISM
晚期社會主義的藝術文化

Aleš Erjavec
Boris Groys
Miško Šuvaković
Peter György
Gerardo Mosquera
Gao Minglu 著
楊佩芸 譯



critique 06

後現代主義的鐮刀：晚期社會主義的藝術文化

Postmodernism and the postsocialist condition—
politicized art under late socialism

作者——阿雷斯·艾爾札維克 (Aleš Erjavec)、波利斯·葛洛伊斯 (Boris Groys)

密斯科·蘇瓦科維奇 (Miško Šuvakovic)、彼得·喬治 (Péter György)

傑拉多·莫斯奎拉 (Gerardo Mosquera)、高名路 (Gao Minglu)

譯者——楊佩芸

審訂——潘禧、陳盈瑛

編輯——典藏編輯部

校對——呂佳真、陳羚芝

設計——A+

排版——憨憨泉設計

行銷企劃——陳柏谷

發行人——簡秀枝

總編輯——陳盈瑛

出版者——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104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85號3、6、7樓

客服專線——886-2-2560-2220分機300~302

傳真——886-2-2542-0631

劃撥帳號——19848605 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崎威彩藝有限公司

總經銷——聯灃書報社

地址——103台北市重慶北路一段83巷43號

電話——886-2-2256-9711

初版——2009年12月

定價——新台幣420元

ISBN——978-986-6833-625

法律顧問——益思科技法律事務所 劉承慶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若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調換)

Copyright©2003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ART&COLLECTION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後現代主義的鐮刀—晚期社會主義的藝術文化／阿雷斯·艾爾札維克 編著

-- 初版.-- 臺北市：典藏藝術家庭，2009.12

面：公分.-- (critique;6)

ISBN 978-986-6833-625 (平裝)

1. 藝術文化

901.5 98017068

後現代主義的鐮刀
POSTMODERNISM
AND THE POST
SOCIALIST
CONDITION
POLITICIZED ART
UNDER LATE SOCIALISM
晚期社會主義的藝術文化

Aleš Erjavec
Božis Groys
Miško Šuvaković
Peter György
Gerardo Mosquera
Gao Minglu 著
楊佩芸 譯



他們所捕捉的是世界藝術史中一個奇特的時代……
一個從上個世紀到現代的文化政治過渡期中重大的關鍵時刻！

柏林圍牆塌毀，蘇聯政權崩解，共產主義中國走上資本主義的路線，我們的世界見證了一場空前的政治與社會轉變。面對如此巨變，身處其中的藝術家以一種他們自己的革命作為回應。這場革命所採取的形式——也就是這些1980年代的藝術家如何記錄他們社會這段充滿創傷的過渡期，從日漸衰微的社會主義轉換成一個不安的未來——均於本書中——浮現。這本精彩的合集深入觀察前蘇聯、巴爾幹半島及中歐、中國與古巴的藝術與藝術家，這些身為學者或藝評家的作者，都是其所形容的動盪文化風景中的參與者，他們以一種清晰的模式，揭露出藝術家如何記錄社會主義視野的枯竭，如何吸收藝術運動（像是構成主義、普普藝術與觀念藝術）的典範以及西方流行文化的挑釁。內容著重的並非源自於資本主義的後現代主義（capitalist postmodernism），而是強調由此所形成的後社會主義的後現代主義（postsocialist postmodernism）之獨特視野。本書將首次清楚地定義與闡明此種藝術／政治上的革新。

推薦

僅僅是填補台灣對這片陌生世界的藝術演變經驗，此書已極具價值。此乃藝術、文化史、政治史、文化研究等各領域學習者的必備之書。

——郭力昕 國立政治大學專任副教授兼廣電系主任

藝術家、音樂家敏銳的察覺時代巨變的氛圍、哲學家、思想家跟近解讀提出理念，政治家、軍事家執行理念成為現實。本書宏觀、精闢地分析「蘇東波」之前的藝術思潮，讓我們理解柏林圍牆倒塌的歷史背景，使我們對人類追求創作自由、精神解放有更進一步的掌握，是一本探討生命力躍進的史詩作品，值得大家探索、反思與回饋。

——胡忠信 政治評論家、歷史學者

這是一本：後共產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相遇後，美學與不同宰制系統間相互「拔河」之書。

——陳界仁 藝術家

這個重要的研究呈現史詩般的敘述，也就是後現代主義如何發展出東歐與中歐藝術家的表現手法，從國家社會主義的崩毀進入到全球藝術世界的過程中發展出自己的路，如同他們的同胞在西方努力地找尋自身的認同。這些作者均以重要且獨特的觀點來覺察現今的藝術史。這不只是一本給專家閱讀的書——也是一本給在新時代裡享受藝術生活的每個人。

——亞瑟·丹托 | Arthur C. Danto

《在藝術終結之後：當代藝術與歷史藩籬》

這是一部極為吸引人的文獻，讓我們能夠認識這個作為世界重大文化事件之一的後現代思潮。這本書多樣的研究方法以其獨特的角度來闡明後現代的藝術與政治。對於未來的文化歷史學家來說，將可能會成為一個重要且主要的資料來源。

——保羅·克羅德 | Paul Crowther

《超越歷史的圖像：哲學化藝術及其歷史》

這本相當出色的書，論及後現代主義的研究方法如何幫助藝術家與知識份子對抗社會主義之後的政治現實，並且提供面對文化真空的計畫，而不是退回到前現代的態度。此外，這本書也讓許多小國所發出的異議聲音能夠有機會被聽到，像是匈牙利、古巴、斯洛維尼亞與其他前南斯拉夫的共和國。我們的確應該要對這些國家，或是如蘇聯、中國等大國已發生與正在發生的事，付出更多的關注。

——沃夫岡·魏爾許 | Wolfgang Iser

《拆解美學》

這是一本充滿生命力的合集，自現代的正典中心追尋後現代主義的蹤跡，呈現出一個由神話復唱、社會政治的反映與全然創造的豐富性，所拼綴而成的令人興奮的圖案。

——史蒂芬·班恩 | Stephen Bann 英倫西敏斯特大學



典藏

阿雷斯·艾爾札維克 | Aleš Erjavec

為斯洛維尼亞科學暨藝術研究院科學研究中心的哲學所研究顧問與盧比亞納大學的美學教授。

波利斯·葛洛伊斯 | Boris Groys

出生於東柏林，在聖彼得堡學習哲學與數學，並在莫斯科的許多研究機構作研究人員。1981年，移居西德。目前於卡爾斯魯爾的藝術與媒體科技中心任美學與媒體理論的教授。

密斯科·蘇瓦科維奇 | Miško Šuvaković

為貝爾格勒的藝術大學音樂學系美學與藝術史教授。

彼得·喬治 | Péter György

為布達佩斯羅蘭大學的美學與大眾傳播副教授。

傑拉多·莫斯奎拉 | Gerardo Mosquera

為哈瓦那的藝評家、歷史學家與作家，以及紐約新當代藝術博物館的策展人。

高名潞 | Gao Minglu

為「中國現代藝術展」與「蛻變與突破：當代華人新藝術展」的策展人。

譯者

楊佩芸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畢，南華大學美學與藝術管理所碩士，撰寫後現代攝影論文。曾任中研院歐美所助理，現為自由譯者。

E-mail: miniwiwi@yahoo.com.tw



ILLUSTRATION: DAVER2002UA

BOOK COVER: A+DESIGN 鄭宇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Critique 系列

- 01 | 後當代藝術徵候：書寫於在地之上 | 林宏璋
- 02 | 臺灣寫實主義美術 1895-2005 | 朱佩儀、謝東山
- 03 | 相互性的迴盪：表現主義繪畫、音樂與舞蹈 | 彭宇薰
- 04 | 臺灣美術四論
蠻荒／文明・自然／文化・認同／差異・純粹／混雜 | 廖新田
- 05 | 穿越縫合：台灣當代藝術・自我與他者 | 陳泰松
- 06 | 後現代主義的鐮刀：晚期社會主義的藝術文化
阿雷斯・艾爾札維克等編著

後現代主義的鐮刀

晚期社會主義的藝術文化

POSTMODERNISM AND THE POSTSOCIALIST CONDITION

POLITICIZED ART UNDER LATE SOCIALISM

Aleš Erjavec

Boris Groys

Miško Šuvaković

Péter György

Gerardo Mosquera

Gao Minglu 著

楊佩芸 譯

目錄

CONTENTS

潘禡	從對立到多元的藝術迷走— 後現代主義與後社會主義藝術的解讀 8
馬汀·杰 Martin Jay	前言 18 Foreword
阿雷斯·艾爾札維克 Aleš Erjavec	導論 24 Introduction
波利斯·葛洛伊斯 Boris Groys	另一種注視— 蘇維埃世界的俄國非官方藝術觀點 97 The Other Gaze— Russian Unofficial Art's View of Soviet World
密斯科·蘇瓦科維奇 Miško Šuvaković	藝術作為一種政治機器— 中歐與巴爾幹半島的晚期社會主義與 後社會主義藝術分裂 142 Art as a political Machine— Fragments on the Late Socialist and Postsocialist Art of Mitteleuropa and the Balkans

阿雷斯·艾爾札維克 Aleš Erjavec	新斯洛維尼亞藝術— 斯洛維尼亞、南斯拉夫、自我管理與 1980 年代 194 New Slovenian Art- Slovenia, Yugoslavia, Self-Management, and the 1980s
彼得·喬治 Péter György	國家社會主義晚期的匈牙利邊緣藝術 240 Hungarian Marginal Art in the Late Period of State Socialism
傑拉多·莫斯奎拉 Gerardo Mosquera	新古巴藝術 276 The New Cuban Art
高名潞 Gao Minglu	中國後烏托邦前衛藝術 328 Post-Utopian Avant-Garde Art in China
感謝詞 370	
作者介紹 371	
名詞對照表 374	

從對立到多元的藝術迷走—— 後現代主義與後社會主義藝術的解讀

1989年11月9日東德政府宣佈民眾可以自由前往西德旅行、訪親，民眾驚疑，紛紛走向街頭，跨越昔日西柏林人奔赴自由而被射殺的柏林圍牆，東西德民眾相擁而泣，隨之激情的民眾合力推倒圍牆。此時，於1961年一夜之間被圈圍的邊界，也在一夜之間被穿越。2009年11月9日是柏林圍牆倒塌二十週年紀念，西方國家領袖們齊聚柏林，紀念這場世界冷戰結束前的不流血運動。二十年前，就在這場不流血運動發生一個月後，捷克斯拉夫也發生了「絲絨革命」，當時蘇聯集團下共產主義政權的合法性受到普遍質疑，東西冷戰的陰雲，逐漸退去。在全球金融海嘯爆發一年後的今天，德東失業人口達到11.8%，幾乎是德西的一倍。從東西冷戰邁向和解的起點，直至二十年後的今天，經濟問題依然成為人們生活關注的重心。

1864年帝國主義以其工業生產的供需失調，為謀商品出路，四出侵略，代表「第一國際」(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的各國工人在倫敦組織國際勞工協會。兩年後，在日內瓦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其宣言為：「他們以工人階級專政為原則，以消滅私產為目的。」1870年的普法戰爭，法國戰敗，1871年3月18日，巴黎爆發巴黎公社(La commune de Paris)運動，被馬克思稱為社會主義運動的先驅，同時也成為人民革命推翻統治者的檢討案例。只是，隨著運動的落幕，近萬人遭到屠殺、審判與監禁。1889年，在巴黎召開「第二國際」(the Second International)，亦即「社會主義國際」的第一次大會，通過「勞工法案」及「五一節案」，會中決定以同盟罷工作為工人鬥爭的武器。然而，卻因各國社會主義者從非戰原則，轉而支持資本主義的國際戰爭，第二國際解體。1920年

一次大戰後，重組第二國際。隔年出現「第二半國際」(International Working Union of Socialist Parties)，然而此一組織日後分裂，左派加入第三國際，右派被第二國際所合併。前兩次國際組織大體上仍依循工會組織，具有人道關懷。造成東西冷戰根源，則是由蘇聯領導的第三國際。

在一次大戰期間，1917年列寧革命成功後，以蘇俄為基礎，由蘇聯政府所支持的嚴密組織「共產國際」(Communist International)於1919年3月成立，日後稱為第三國際。參加國家相當多，分別有英、美、法、德、奧、捷克、義大利、荷蘭、匈牙利和瑞典等，除主要的歐洲國家外，尚有支持國的蘇聯本身。相較於第一國際與第二國際的軟性國際組織，第三國際的目標相當明確，各地支部必須無條件服從民主集中制、「國際執委會」的決議與指示。此外，各國支部黨的所有規章、綱領、幹部等須先經過「國際執委會」批准。不只有統一理論綱領的嚴格約束，也同時訓練革命運動幹部，其目標為奪取國家政權。亞洲各國也於1920到1930年之間，分別成立地方支部。中國共產黨於1921年在上海成立。這是由第三國際的「東方局」主導，設立於上海的「上海分局」。1922年日本共產黨成立，台灣民族支部則成立於1928年。共產國際的整體目標十分明確，以「打倒國際資產階級、建立國際蘇維埃共和國」為目的。國共內戰是首次兩大集團凝聚前的大規模軍事交鋒，國民黨與共產黨共計投入一千五百萬人，僅淮海戰役，國民黨的軍隊就被殲滅五十萬人。二次大戰後，德國分裂為東西，東德與東歐諸國同時由共產黨政權控制，其背後則是軍事組織強大的蘇聯國家機器。1949年共產黨奪取中國政權後，朝鮮戰爭爆發；東西冷

戰正式形成。

在此之前，1946年英國首相邱吉爾明確意識到這一對立事態的嚴重性，當他訪問美國之際，發表著名的鐵幕演說，他指出：「從波羅的海的斯德丁(Szczecin)到亞德里亞海的特爾亞斯特(Trieste)，一幅橫貫歐洲大陸的鐵幕(Iron Curtain)已經拉下。」說明了這場代表資本主義的美國，以及共產主義控制者的蘇聯，彼此在對立下，鼓動「代理戰爭」(proxy war)、緊張對峙及策略抗衡等狀態，1946年起人們對於美蘇這兩大集團領導者並未正面交鋒，而稱這場資本主義對共產主義的戰爭為「冷戰」(Cold War)。只是冷戰在美蘇自身而言是個名詞，在其他國家則是生死存亡的動詞，不只意味一場意識型態的戰爭，同時也表現出實際戰爭的慘烈與戰爭後取得政權的階級鬥爭。

歷史無情，我們輕鬆回顧冷戰的終結，卻忘卻在兩大集團對立中，多少生命因為意識型態的差異，受到不公義的待遇，遭受無謂犧牲。在《共產主義黑皮書：罪行、恐怖、鎮壓》(*Le Livre noir du communisme: Crimes, terreur, repression*, 1997)，法國編者史特凡·庫托瓦(Stéphane Courtois)在序言中指出：「共產政權……把集體罪行變為一個陳腐的政府系統。」編者提及，根據非正式估計，共產政權統治期間的死亡人數約為九千四百萬。其中，蘇聯佔兩千萬人；中華人民共和國佔六千五百萬人；越南一百萬人；北韓兩百萬人；高棉兩百萬人；東歐共產政權佔一百萬人；拉丁美洲十五萬人；非洲佔一百七十萬人；阿富汗佔一百五十萬人，另有一萬人是因「國際共產主義組織發起的運動和在野的共產黨」而死亡。其中撰寫蘇

聯部分的作者威爾斯(Nicolas Werth)更指出：「相較於暴力犯罪，謊言是共產主義制度更為基本的特點。」除本書資料外，以兩大集團對立戰場的代理人戰爭為例，在越戰期間，雙方死傷三百萬人。

起於西方的共產主義思想，隨著十九世紀中葉，帝國主義侵略世界各地而擴散開來，到十九世紀末為止，亞洲幾乎只有日本與泰國維持國家主權的獨立自主，其餘都遭受帝國主義的殖民與壓迫；因此，共產主義在二十世紀的亞洲也扮演解放者的角色，而與民族主義結合充滿了激情與理想。高度理想主義的共產主義與激情現實的民族主義，成為二十世紀共產主義的複合體。

1970年代末起，中國共產黨為了改革而採取經濟自由主義政策，此外，蘇聯內部趨向民主制度的聲浪，迫使共產黨不得不在既有意識型態上尋出路。東西對立來自意識型態與經濟的對立，最終回歸原點，從現實經濟困境中尋求解決之道，東西對立趨向和解。共產集團調整步伐，似乎有意尋找傾向於西方的價值觀，然而其價值觀卻建立在共產文化特殊的經濟思想，東西不再對立，逐漸傾向二十一世紀的文化對話。只是，十九世紀中葉後，工業革命展現快速驚人的生產能力，工人意識抬頭，一場以金錢或福利為戰場的勞資對立戰爭，轉而以奪取政權、控制人類思想價值，集權與專制的統治，其結果恐怕是自許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創始者所無法預期。然而，在這場東西冷戰對立過程中，藝術卻意外成為一場解放思想的武器。藝術成為抽象性文化的具體表徵，藝術家們透過音樂、表演藝術、繪畫及裝置藝術等反諷手法，或藉由西方前衛藝術的慣用／挪用與置換手法，對於統治者權威、文

化過往與現況，或者自身的生命經驗與處境加以嘲諷，使得箝制藝術家的威權體制逐漸解體。此外，因為資本主義市場與藝術的結合，在掙脫窮困的改革浪潮中，藝術家漸漸從極權統治下的邊陲，透過視覺影像展示權力的擴大效應與收藏價值的財富現實性，原本反體制的藝術家轉而迎向具批判性的權力中心，藝術家從邊緣進入中心，批判轉成形式化。

本書具體闡述後現代主義與後社會主義的藝術文化，出版於二十一世紀初，以超然態度論述東方的紅色中國、蘇聯集團內部與蘇聯控制下的中歐諸國、南歐的斯洛維尼亞，其中還有尚為眾人所不甚了解的古巴等各國的藝術狀況。我們往往習慣於西歐、美國強勢文化領導下的前衛藝術發展樣貌，然而本書中所論及國家之意識型態，其具有共產主義的國家主義與傳統封建權威思想的美術發展現況，充滿神秘主義的色彩。面對二十一世紀的到來，逐漸興起跨文化對話的熱潮，藝術發展也必須回應這種跨文化與跨意識型態的動向。歷史悠久的國際美學聯盟（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Aesthetics, IAA）於2001年在東京舉行第十五屆美學會，本人與本書編著者阿雷斯·艾爾札維克（Aleš Erjavec）在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認識。當時他擔任國際美學聯盟會長，該屆大會於東京幕張的東京外國語大學舉行，出席人員有五百餘人次。因應國際美學聯盟首次在亞洲舉行，在會後更具學術研究視野的亞洲藝術學會（The Asian Society of Arts, SAS）由日本美學會會長神林恆道（Tsunemichi Kambayashi）教授發起，終在京都誕生，在立命館大學舉行第一屆大會，本人擔任台灣隨團秘書長參加，當時台灣學界出席者有二十

餘人。2004年8月第三屆亞洲藝術學年會在台北國家圖書館舉行，本人擔任籌備會執行長，特別邀請艾爾札維克來台發表學術論文。此次大會，他發表〈後社會主義的現況〉一文，獲得各界推崇。同年8月27日獲贈此書，從此與筆者成為學界友人。

慣於生活在資本主義下的我們，如何觀看與理解綿延自十九世紀中葉，在共產主義文化的具體狀況中，藝術到底在二十世紀，在統治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專制政體裡擔任何種角色？藝術又如何從這種極權專制的文化中掙脫而出，成為顛覆活動的主力及文化化身？本書或許是現今全世界難得有的深入論著。鐮刀與鎚子本為共產主義的神聖符號，卻早在1973年冷戰最為高潮之際，匈牙利藝術家山多·平傑赫利（Sándor Pinczehelyi）透過攝影作品《鐮刀與鐵鎚》（Hammer and Sickle, 1973），徹底顛覆共產主義自身的神聖性，使神聖性轉成集權文化對抗消費文化的表徵。同時，這種以藝術影像將共產主義符號神聖化的結果，抽象性的共產主義被視覺化，藝術家本人肖像取代政治領導人物的威權性，從中隱喻出對共產主義統治者的合理性質疑。共產主義的領導逐漸趨向強弩之末，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即將終了之際，平傑赫利的作品似乎預見共產主義的走向，經由符號與本質的辯證與置換，對共產主義提出質疑。只是，相對於此，所謂橫跨東西文化的共時發展，似乎存在一種共通現象，其足以穿透政體隔閡的人類存在意識。哲學思想家李歐塔（Jean-François Lyotard）意識到「後現代主義」那種知識啟蒙的不再與多元性的權威解構，在1979年發表《後現代的狀況》（*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1979）。1979年，人們不被告知地進入這位法國學者定義下的「後

現代」。只是這個後現代並沒有明確的威權形塑存在者意識，相反地，卻標示人類存在的普遍超權威化時代已來臨，在資本主義國家與共產主義國家之間的代理人戰爭，向來基於理念的對決，以此為掩飾，掠奪對方的生存權利，在此前後逐漸發生戲劇性逆轉。1973年起美國逐漸撤出越南，1975年4月越戰結束，共產主義政權控制越南，美國的資本主義陣營徹底失敗。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長達十年；1989年，蘇聯撤出阿富汗後，共產主義領導者面臨全面改革危機。同年歲末柏林圍牆倒塌，新的對話時代形成。

時代的壓抑、傷痕或政權貪污、因循怠惰，曾經引發多少人道主義者的吶喊與抗議。二次大戰後，美國支援古巴軍事領導人巴蒂斯塔-薩爾迪瓦（Rubén Fulgencio Batista y Zaldívar）的貪腐政權，用以獲得自身的國家利益，中央情報局甚而支持對抗或直接涉入撲滅中南美洲、亞洲、非洲等具有民族主義力量的反抗勢力，成為美國在冷戰時期的另一種罪惡。1959年1月8日，卡斯楚（Fidel Alejandro Castro Ruz, 1926）與切·格瓦拉（Ernesto Rafael Guevara de la Serna, 1928-1967）率軍隊進入哈瓦那，建立古巴新政權。1960年艾森豪總統批准中情局推翻革命政府，籌組流亡海外古巴人入侵古巴的計畫，並對古巴實行經濟封鎖。美國在冷戰意識型態的對立中，意味著資本主義集團的領導者，也為利益保護者，同時也自許為人道與正義的守護神。因此，所謂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意識型態的對立，除基於價值的取舍外，僅止於自身利益的維護；彼此之間，都曾存有激情與理念的純真奉獻。

在二十世紀這個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對立的世紀，切·格瓦拉的革命情感被《時代雜誌》譽為是如此純真，不慕名利。在前往非洲協助剛果人民革命之際，他寫了這封信給卡斯楚：

我想讓世人知道我這麼做既喜亦悲。我留下做為一個開創者最純淨的希望，離我最摯愛的人而去。我離開視我如子的人民。我的心靈為此受傷。我把你教給我的信心帶往新的戰場，我的人民的革命精神、完成與帝國主義誓不兩立的神聖使命的成就感。不僅撫慰並為最深沈的創痛療傷。

節錄自《切·格瓦拉：卡斯楚回憶錄》，台北：立緒，2006。

這信的內容充滿人道關懷與殉道者的神聖精神。卡斯楚在美國強力壓迫之前，並非社會主義者，因此在其統治初期，文化界充滿自由氣息。隨著與美國對立的升高，蘇聯勢力介入，才改變古巴藝術的自由氛圍。我們日後在弗拉維歐·賈希亞蒂亞(Flavio Garcíandía)的《無題》(Untitled, 1985)看到共產黨符號的混用與反諷。他對於融合過程(syncretic processes)的無數複雜性與跨文化的融合深感興趣，即使相同的景物，卻充滿對立或抉擇之兩難。或許這樣的兩難，正也是人類存在選擇的困境，卻也充滿現實性，適足以對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提出不同的觀看角度。儘管昔日東西意識型態的對立逐漸消解，切·格瓦拉這位對抗帝國主義者的精神與形像卻已經成為年輕人們追求理念的偶像，超越了對立。世紀傷痕的偶像並